



世界英雄論略

金陵中華女子中學  
圖書室

分類號數 921/2032 C-2

登錄號數 ~~694~~ 384

MG  
K812  
30



3 1764 0132 5

西歷一千九百十二年

# 世界英雄論略

中華民國元年

上海廣學會出版



HEROES  
AND  
HERO-WORSHIP

BY

THOMAS CARLYLE

TRANSLATED BY

MISS DORCAS C. JOYNT.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SHANGHAI

—  
1912

世界英雄論畧序言

處今日角智角力角權術之時代人人崇拜英雄亦人人以英雄自勵矣世界之大人事之繁悉賴英雄以維持之整理之英雄之於時代於人事實有至密切之關係無代無英雄亦無代非英雄所造就世界之事實將謂英雄之有種乎則英雄非常識所及將謂英雄之無種乎則英雄亦平易近人要之其根器其抱負無方隅可見無矩矱可尋步武思齊是在人之論世尙友而善觀其大者是編爲英人卡來利原著茲爲譯出而於英雄之思想言論行事靡不詳載無遺用以見造時勢造英雄之關係與英雄之高自期許及躬行實踐之大當亦我血氣男兒所爭先快覩者乎

辛亥季冬下澣英國節麗春序



世界英雄論畧目次

序言

第一章 啟迪草昧之英雄

沃丁 Odin 始拜神像始制文字

第二章 創設回教之英雄

穆罕默德 Mohammed

第三章 工詩之英雄

但梯 Dante 沙克皮爾 Shakespeare

第四章 改教之英雄

路德 Luther 提倡新教

挪克斯 Knox 創設清教

第五章 文學之英雄

第六章

帝王之英雄

約翰孫

Johnson

盧騷

Rousseau

布恩斯

Burns

格凌威

Cromwell

拿破崙

Napoleon

民黨首領



世界英雄論畧

第一章 啓迪草昧之英雄

震古今。越儕輩。抱旋乾轉坤之大志。樹難能可貴之偉業。始名仁英北國歐羅巴書歐羅巴錄歐羅巴英雄南者。固世人之所崇拜者也。是書示英雄之大畧。亦猶窺豹之一斑耳。

無代無英雄。亦無代非英雄之所造就。宏功偉烈。實足彌宇宙而垂古今。如鑄金之洪鑪。如釀酒之麴蘖。凡今人目擊而身受之者。皆古代英雄心血之留遺也。夫以世界之大。英雄之事業。適足以副之。擬議言思。莫罄百一。第迫於欽崇之片念。不能不臚其事實。以詔來茲。要之英雄之造就人民。人民之憑藉英雄。殆如黑暗之光線。大陸之井泉。須臾而不可缺。吾輩稽其言論。述其行事。筆之於書。亦即是意也歟。

抑又有說者。地毯至廣。人類至繁。信仰宗教。如魚需水。是故英雄之移易風俗。卽藉宗教以妙樞機。後之人考其民風。察其國俗。以定其進化之程度。亦卽以

奉教之程度爲衡。我輩於此不能不念及古聖沃丁 Othin 矣。夫沃丁生於瑞

典 Sweden 瑞威 Norway 丹麥 Denmark 國之古世。曾以敬拜神像。開導

凡民者也。夫土木形骸。渺無依據。有聖人興。必爲革除。何況奉教未能的當。行  
政不免昏庸。同此立國於人寰。或則大放光明。或則深埋幽暗。何哉。胥由此判  
矣。在創拜神像之初。不過藉神道以警愚民耳。其意不可謂不善。迨至神像寢  
多。政亂如麻。於是共謀保其宗教。卒至迷途難返。真意愈漓。政教俱衰。維持乏  
術矣。

或云始奉神像而拜之者。特恐一己之心思。不足聳衆人之觀聽。不得不設爲  
形像。示神明而惑民人也。此說似也。然亦有不盡然者。試思人工雕塑之神像。  
第如寓言八九。能表示萬民之誠信乎。人生斯世。一切心志言行。務求確實可  
恃。彼所謂神像也者。直如空際浮雲。懸而無薄。人之貿焉崇奉。且終身敬禮不  
衰者。亦習焉相忘。不求甚解已耳。

希臘 Greece 國先哲柏拉圖 Plato 有言曰。假如有人生長於黑暗之中。雖有知覺運動。第無所聞而無所見。一旦入光華世界。目覩日輪、地毯、行星、與夫地面之高山大海。森羅萬象。莫不詫爲神異。頓生敬拜之心。繼且思其德而定其形。創爲一切莊嚴以申敬禮。詎知天壤之大。無奇不有。光熱聲電之屬。供今世專門學家之研究者。愚民謂各有神以司之。苟能究極乎造物之原。則知在天惟有一尊。爲能厚民生而利民用。彼紛紛塑像。皆惑之甚者也。

此外更有至奇之事。曰時刻。自古迄今。無終無始。視之無色。聽之無聲。揚江海之波。不舍晝夜。繞衆星之軌。無間寒暑。鉅而無涯之六合。細而植物之榮枯。要皆屬於時刻之推遷。以發生其效力。然欲究其時刻之何自來。及致用之何自始。則均茫然不知。但知非可私之爲己有。乃竟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真造物之無盡藏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夫覩微細植物之潛滋暗長。而不能知其所以然者。無論已。近而返之一身。則

若者爲肢體。若者爲血脈。若者爲筋絡。一切知覺運動。亦不能解其所自來。則又因叢怪積疑。而漸生崇奉衆神之念。試一念及於眞主。而知悉受彼蒼之恩。則卽謂人爲一小天也。固其所也。

驟而觀兩閒之萬象。雖可強定以名稱。第苦於知其然而不知其不然。則又當徧示尊崇。藉伸悃懣。彼蠻俗之拜星拜月。亦復何怪之有。顧自我思之。與其敬禮莫可端倪之物。不如敬禮造福世界之英雄。英雄者閒世一出。難得而可貴者也。然有眞英雄。卽有僞英雄。敬禮偶乖。如莠草之害良苗。如鄭聲之亂雅樂。黑白顛倒。賢否混淆。長此莫省。最足奪人勉爲英雄之志氣。然則稽攷英雄之事實。撰述英雄之列傳。又安可少哉。

人之敬禮英雄者。殆出於自然之信仰。故在英則有波思維 Poswell 敬禮約翰孫 Johnson 在法則莫不敬禮福祿特爾 Voltaire 說者謂福祿特爾 一生。瑕瑜互見。未必能純粹以精。然而抱負不凡。異想天開。實足以歆動凡民。奉爲

模範。況法人正苦國政之窳敗。尤不得不想望英雄。以爲摧毀政府改革政治之一助。其敬禮福祿特爾也。固宜。推而至於他國。更推而至於司開笛納非阿 Scandinavia 瑞典 挪威 丹麥 三國 古人之敬禮沃丁亦若是焉耳矣。夷攷瑞璣丹 三國地處冰島。古世人跡稀少。舟車阻滯。島內有火山噴火泉。冰田及地質發現一切奇物。均非外人之所習見。其四周瀕海之地。彌望沃土。特以阻於交通。恍如太古之蠻荒殊域。而未經殖民之所利用者。及其後北人 NOIR 驟來此閒。目覩一切未見之物。則莫不詫爲奇特。假森林以作譬喻焉。其自地而上之幹。則喻爲一切之衆生。其自地而下之莖。則喻爲已死之物質。其條達之枝葉。則喻爲名人或先覺。其春榮夏長。秋冬凋落之相終始。則又喻先賢後傑之興衰繼絕也。無已時。其設譬也切而近。其寓言也確而當。必爲彼族中完全天賦之才之人。始能言人之難言。達人之難達也。然具完全天賦之才者。何人歟。曰沃丁是也。沃丁坐而言者起而行。自知爲彼族所敬禮之人。遂亦以圖謀生民

之幸福爲己任。蓋欲使彼族人知生命與世界之直接關係。又欲使人民務生計。謀樂利。享富庶。碩茂繁衍而莫可遏。以實符寓言森林長養之喻意焉。沃丁爲人民所依賴也。若此。故其後沃丁雖逝世。而彼族人追緬其功烈。恆探其一生行狀。著之詩歌而傳播於無窮。及後年月就湮。歌傳散失。其事實縱不可考。而彼族人於每屆來復三日。則盡望風羅拜乎沃丁。相沿既久。習俗勿忘。甚至此風遍及於羅馬歐洲諸國。近世人名來復三日爲 Wednesday。或竟目爲沃丁日 Odins day 者。實卽崇拜其人。以示永矢勿諼之意也。

雖然。人之崇奉沃丁爲神聖者。固出於敬愛之本意。然沃丁亦自負甚高。彼自度心思才力。遠勝他人。志願欲望。超越庸衆。人之崇奉我爲神聖者。我殆可自居而無愧色乎。沃丁既負盛名。亦復深自驕詫。不意其克孚衆望。有口皆碑。果適如其所自期也。苟非大有爲之人。則作聖作狂。祇在一閃。必不克胸有成竹。以躋於遠大之域。而造名譽於未來。若沃丁之名譽鵲起。固由其立念不差。持

志毋餒有以致之。是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固非常人之所能希及其萬一也。

草昧時代。沃丁卽作歐字詩。Rune用以啓發司開笛納非阿人之思想。彼所創之字母及詩歌。裨益於世者匪淺。其功烈與創造語言等。彼能創造文字。以造福於世人。非卽偉大之事業乎。其造作字母也。實啟千古未有之奇。當太古胚胎之時代。人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性本善。毫無矯揉造作之僞爲。宛如旭日初升。方興未艾。此時人之心目中。必具有二種思想。曰奇異。曰希望。沃丁則由奇異之思想。發明未有之事實。造福世界。而充滿人類之希望者也。當世所謂偉人。僅有一長之足錄。而不能規畫萬事之本原。以爲造福人民之母者。則仍不得爲眞英雄。沃丁之事功。雖不能彌綸宇宙。然能發明生民所未有。則裨益於生民者良多。今日人類文明進化。日新而歲不同者。皆出自沃丁之所賜也。如黑暗懸燈。光芒四射。實可爲衆人思想能力之母。而彼所提倡所啓發

之思想。則又一塵不染。毫無渣滓。洵不愧爲黑暗之光也。沃丁啓迪愚氓。以先知先覺爲己任。而後人之崇拜者。莫不奉爲模範。然則謂沃丁爲司開笛納非阿民族文明之鼻祖也可。爲條頓民族文明之鼻祖也。亦無不可。其誕生於世也。如日之方中。其裨益於人民也。則又如日影之庇蔭於大地。今日格致哲學各家。發揮文化之思想。濬啟實驗之智能者。則第沿襲其緒餘。更求精進已耳。然則英雄之造福於人民。垂諸歷史者。必有大過人之處。吾人決不可睥睨一切。笑先人之智。不敵後人。而又笑當日崇拜者之愚且惑也。要之司開笛納非阿之人民。當太古時代。則皆渾然天真。不假造作。惟知崇拜偉人。有所師法。故其國俗開化之始。則以神道學爲根基。厥後人類進化。則漸知人性有淑慝。有真僞。而要皆以道德學爲進階。雖世界各國。皆有神道史。然司開笛納非阿之神道史。其事皆真確。較諸俗尙謙讓之美德。則遠過焉。

沃丁者。殆具天賦之特性。彼最初發萌之思想。卽以勇敢爲惟一之主義。而以



畏憊爲僨事之劣根性。彼所崇尚之勇敢。固非尙武力也。逞血氣也。彼以思想毋阻撓。行事毋餒怯。爲勇敢之本根。蓋大勇而非小勇也。奈何其後彼族誤用其意。專以恣意殺戮。効死疆場爲勇敢。而轉失其本意。良由未開化前之民智使然。亦適見其惑也。沃丁知人民易於誤會。故務激勵人以勇敢之志氣。使人入爲真大勇而捐小勇。其放光於黑暗之人羣也。殆如播榕樹之良種然。始種既良。則其遞生遞衍之結果亦良。此實爲造福生民之重要問題也。

發明最初之思想者。卽爲播種之始祖。吾人不得謂最初思想。至愚且惑。要之先人思想之留貽。實爲大廈之基礎。後之人雖發揮光大。亦但襲其故智。而莫能越其範圍。沃丁所草創之事業也。若彼。其播樂利於人民也。又若此。然則彼族人繼起之事功。悉自沃丁賚予之。特鑿飲耕食。相忘於不知不識而已。及後越千餘年。而更有英人沙克皮爾 *Shakespeare* 出焉。其所撰言論。所著詩歌。初不私淑沃丁。而其宗旨以感化人民爲主。與沃丁實不謀而適合。人民有未

解沃丁之用意者。轉得誦沙克皮爾之詩歌著作而發明之。縱當日沃丁所傳之言行。所發之思想。簡陋粗鄙。以啟發乎愚蒙。使易解悟。然從沙克皮爾而重爲發明。則更發揮光大。毫無遺憾。然則沃丁爲思想播種之本根。沙克皮爾爲思想發萌之枝葉。彼族卽遵此粗鄙之教化。開通其思想。使之日臻月盛。一瀉千里者。要皆本原於沃丁也。

今沃丁亡矣。其所創粗鄙教育。雖亦如結繩之變爲文字。穴居野處之變爲宮室。忘其水源木本之自來。然彼族人自昔留貽之古教。則恆貫注於先民及苗裔之腦筋血液中。自有永相維繫之勢力。論者謂沃丁發明之思想。初無與今人之事實。是猶呼吸空氣者。而謂空氣之無與於身體也。詎知古人之言行。與今人實有無形之維繫。古人創造之思想。爲後人率由之範圍。後人成就之事實。卽實踐古人所未發明之語言。今天壤閒所有事物之真相。皆由先哲所留貽。特賴後人修飾潤色已耳。然則如沃丁者。非自生民以來。造福人民之真英

雄耶。

第二章 創設回教之英雄

與崇拜偶像之異其宗旨。別其行爲。而居反對之地位者。則有若回教是也。回教發明於阿刺伯 Arabia 國。而倡始於穆罕默德 Mohammed。其時人民之俗尙好惡。智識程度。均與前異。故其所創之教。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在上古時代。民智未開。見有庸中佼佼者出。則羣焉敬禮之。不啻視若神明。厥後人智進化。始知神聖之不可躋。但能勉爲先知之偉人。故欲知民情之向背。卽視其敬禮偉人以爲衡。當日人民崇拜沃丁之心理。固亦視之爲偉人。謂天特賜於人民之英才。初不容漠視者也。今舉穆罕默德之事論之。雖非謂爲先知之第一偉人。信其完全無缺。特本隱惡揚善之意。取其裨益於人心世道之事實。而臚列之。表揚之。以宣佈於天下。雖論者毀譽不一。然試問穆罕默德之生於世也。何爲。吾人之對待穆罕默德也。應何若。用以知世人與穆罕默德感情之關

係。以及與回教之關係。今人論穆氏行事。恆以詐術相尙。誠爲不根之談。試思尙詐力權術者。而可自命爲先知乎。今信仰回教者。無國蔑有。約其人數。在數百兆以上。苟尙詐僞。詎能有此大效乎。無堅實之砥柱。則大厦不能成。無誠信之美德。則衆望不能孚。矧信用爲無上之寶。既稱傑出之英雄。則尤宜持之以誠。決不當假仁假義以牢籠世人也。

穆罕默德者。實有其人。非虛妄也。彼欲播榮光於世界。無論人類誠僞賢否。均欲納之於爲善之一途。苟其以詐術惑人。而有若此之舉動乎。人不可寬於己。而嚴於人。以求全責備之心。作吹毛求疵之舉。穆罕默德縱有小眚。究無礙其大德也。恆人但能爲可見可知之事。惟英雄超邁常識。知所未知。世界之事。恆人所不能道者。天特賜英雄焉。以宣示衆生。然則英雄所爲之事。爲上蒼一切之默示錄可也。上蒼與英雄之關係。如呼吸之相通。天以穆罕默德造福阿刺伯人。恍如火山震陸。燭龍耀海。拯生民於昏墊。發潛德之幽光。其功甚偉。烏得

因其小眚而掩大德乎。

穆罕默德挺生之地。其國土與人民之性質。兩得其宜。其地山陸甚多。半爲沃土。半爲瘠壤。舍山陸而外。沙漠原隰爲多。然肥磽雜處。土質不同。晝則日光照耀於大地。夜則衆星燦爛於天空。其國土具天然之美質。故特產偉人於其間。以發明偉大之思想。因其國土有肥磽。物質有優劣。故人民性質。亦良莠互見。其特別之國土風氣使然也。其人民。常具有艱深之思想。及活潑之志趣。其地人民無常聚之所。故稱之曰游牧之部。游牧人之性習。見有外至之人。則始而歡迎。終則戕害。平日恆寡言笑。有時意興驟發。雄辯清談。滔滔不絕。其性質之反覆也有若是。初時知識幼稚。榛狁未化。及見光華日月。美麗山川。種種之外感。以擴充其常識。遂油然而生敬禮神明之心。彼等以日月星象爲神明之主體。以萬有動物爲神明之標誌。故在在皆敬禮之。及後人智漸開。漸知崇拜偶像之爲妄。然仍不克辨別神明之真僞。彼時阿刺伯人。亦頗傳聞猶太

Judoes

國嘗誕生偉人。名曰耶穌基督。Christ 爲聖靈之所降。其聖功異蹟。普及寰宇。阿剌伯人。大受感動。然苦於信仰之無自。仍不得不隸於回教之下。而以穆罕默德爲教祖焉。稽穆罕默德約生於耶穌後五百七十餘年。未彌月而父亡。祖父鞠養之。逾二年。祖父亡。叔父撫育之。逾六年而母亦亡。以孤苦幼兒。隨其叔父充童子軍。有年。年十四。又偕叔父赴敘利亞 Syria 習爲小販。彼見其地有特別之景象。故於其地風土習尚及各種事物。靡不默識於心。以歷練其行爲。擴充其學識。彼之生於阿剌伯國也。尙在文字幼稚時代。故有訾彼昧於文字。短於學識者。不知彼之所學。均默察天壤間一切衆生事物而自行研究者也。彼年二十五而娶婦。伉儷甚篤。至四十餘。始悟其身爲聖靈所付託之偉人。當爲人民作默示錄者。由此觀念。特創宗教。試思人生於文化未興。知識蒙昧之國內。自念天地爲何物。衆生爲何物。生也何爲。死也何往。人之對待於斯世也。應何若。此時孑然獨立。萬念交縈。叩諸太空。太空蒼蒼。叩諸大地。大地莽莽。叩

諸一切衆生。一切衆生實茫無所知。卽欲博稽書籍。而又苦於文字未興。惟有默然深念。自求其靈府而已。於是彼之知覺感動。若有神明之相告焉。穆罕默德卽如是而成大功者也。彼於西九月回教之齋戒期。恆遠行至深山石穴中。靜觀萬物。俯念衆生。默察其孳乳之理由。事物之因果。久之始恍然澈悟。冥冥中惟有獨一無二之聖靈爲眞。凡百偶像。皆爲誕妄。故彼視聖靈實大莫與京焉。彼居恆反對崇拜偶像之人。故遇僧侶。均遭呵斥。僧侶等亦訾之曰。若人何自而來。而敢侮蔑神聖之偶像耶。穆罕默德答之曰。天壤間惟有至尊之聖靈。當爲世人所服從也。其意欲舉國人民同此信仰。無奈曲高寡和。恆以此遭舉國人民之疑忌。遂率其信仰弟子。出奔阿比西亞 Abyssinia 國。以避之。亦云厄矣。

穆罕默德講道於麥加 Mecca 者。十有三年。遭忌愈衆。幾罹戕害。無已。復率其徒衆。由麥加避至麥地那 Medina 麥地那距麥加二百英里。爲回教創始。

推行之地。故呼之曰回教聖城。乃以師弟蒞至麥地那之始日。爲回教之紀元。考其傳教之始。穆罕默德知不利於衆口。故出入恆佩刀自衛。及後則以之強迫人信教。有反對者。輒殺戮之。以故人往往稱爲刀教。如是者約歷十年。抑知宗教以誠信爲貴。決無強迫之理。況教旨之純正者。必以仁愛爲本。人民方且信仰之不暇。何待強迫。亦非強迫之所能爲役。因是穆罕默德常不鑿於人望焉。雖然。璧有瑜瑕。人有賢否。事不可以概論。論者當念其功而畧其愆。當知搏搏大地。其所長養者。嘉穀劣秕。同時向榮。在常識衡之。莫不譽嘉穀而詆劣秕。然能收藏利用之。則劣秕亦足供肥料之用。以助良苗之長養。以此例人。雖在元惡。亦必有一線未滅之眞性存也。眞性爲生人之英靈。而思想言論。爲生人之肢體。肢體有時而腐化。英靈則永久不滅者也。故人苟非冥頑不靈。必有幾希未滅之天良。能利用此天良。啟迪之。誘掖之。則即可由幾希之天眞。長之養之。而成爲偉器。穆罕默德雖以強迫行教。然彼謂聖靈爲至尊無上。而又慈祥



愷惻。則亦未始不合於基督教之本意。以示其心之坦白無他焉。

溯穆罕默德強迫行教時。曾將彼教宗旨。著述成書。名曰回經。Koran 其書

流行甚廣。信此書者。不啻視爲天錫之寶物。什襲而藏。甚至有展誦其書。百讀不厭者。實則書中所述。誕妄粗陋。散漫無稽。渺無歸宿。不足爲據。殊不適於道德之談也。人謂其所述諸事。均藏匿已隱。欺飾衆人。是亦屬詞過激。平心論之。彼殆遇事隨誌。不暇思索。惟掇拾成書已耳。在信此書者。固不知原理。而著此者。亦不遑精覈。此穆罕默德所以終域於游牧之人格也歟。

或謂穆罕默德行不自檢。縱情聲色。實爲終身之玷。此說固也。然抑知移情聲色。爲阿刺伯人普通之劣性。穆罕默德生於其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彼國人之心理。恆縱欲敗度。爲主謀而不忠者。穆罕默德頗欲矯正陋俗。惜不知立教之原則耳。要之立教宗旨。在黜邪以崇正。能規人從善。卽爲聖靈所默許。而可作聖靈之代表。其於接物處世。則務當振刷精神。蠲除嗜好。不宜苟安旦夕。與

俗浮沈。自隳其志氣也。穆罕默德之談道。雖未足以語此。彼殆具粗鄙之生性。未暇講求立教之理由。觀其平日務爲修飾。則有羞忤心。謾罵王公貴族之愚妄。則有驕矜心。以真實意旨對待信教之人。則有惻隱心。以強迫主義。脅服異己之人。則有威迫心。然而其所作爲。或喜或怒。具見天真。較諸沽名釣譽之僞君子。以牢籠欺詐爲得計者遠矣。彼作僞者天性汨沒。真意日漓。蠱惑社會。如鳩毒之害人。若穆罕默德則不諱言聲色。且謂耽聲色者。係生人之特性。卽推至天堂地獄。亦安往而非聲色之鄉。其發言之由衷。不加檢束若是。要之飲食男女。雖爲人之大欲。然實爲世俗之常情。而非爲性靈之快樂。吾人當屏絕世俗之常情。而務求性靈潔淨高尚之快樂也。況是非之界。閒不容髮。成則日造乎高明。敗則日流於污下。生命有限。希望無窮。所貴自強不息者在此。卽平日以積善降祥。積不善降殃之說。自勵勵人。恐尙不足鼓舞其精神。而猶忍以有限年華。消磨於聲色乎。

雖然人之信仰穆罕默德者。非謂其立意純正。人品之高潔也。第以彼之誕生阿剌伯國。彼時國內均爲游牧部落。僅知畜牧遊戲。飲食起居之常態。至卽以天地山川人物衆生之源委。則茫然不知。有穆罕默德出。見宇內神奇之物。深自駭詫。苦加思索。必求悉其事物之真相。乃生考察人物之觀念。而知宇宙各物。皆爲蒼蒼者所賜予。而知識漸興。然則穆罕默德之啟迪阿剌伯人。殆如火星之自空而降。引燃平沙無垠之可燃物。以發明亘古未有之光輝。雖其教立言。純駁參半。然美者必蒸蒸而日上。惡者亦隨時而改良。由是遞推遞衍。而使信教者。幾遍及各國。然則穆罕默德。洵不愧天民之先覺者矣。

### 第三章 工詩之英雄

當草昧之世。有奉爲神聖。譽爲先知者。是皆古時之英雄。吾人無多述焉。至於文化流行。乃假天地萬有之理事。發揮真實之思想。著爲詩歌。以裨益於人心世道者。則爲文字中之豪傑矣。夫詩爲文字之至精。宇宙之真籟。詩之立意純

粹而言近旨遠者。則可以興。可以觀。最足激發志氣。爲世人所樂道。果其爲詩家之英雄。則觸諸目者。卽詠諸懷。微論其職業之何若。皆可勉爲傑出之文豪。蓋造成詩家之英雄。悉賴四境人物之狀況。事理之真相。有以灌輸其學識而啟發其性靈。又復多所感覺。觸類旁通。遂因其地位時代而養成詩家之大英雄焉。彼囿於一隅之知識。未暇旁求事理者。決不得謂詩家。詩家者。智周萬物。念切蒼生。其所觸發之意見。實貫注於家國社會。蓋不啻以詩家而兼政治家。律歷史哲學教育諸家者也。天生常人。恆役役於常識。天生詩家。則畀以異稟。靡所不通。靡所不曉。所謂孟圓而智圓。孟方而智方也。

詩家之與先知。大同而小異。要皆闡發艱深繁賾之理想。以啟迪人類之知識者也。然二者各擅所長。先知注重於道德。詩家注重於美感。一以激勵爲善之意旨。一以誘發正當之愛情。實殊塗而同歸者也。然詩家英雄。尤得情性之正。好惡之公。引證事物之觀念。鼓舞人類之興趣。不觀夫百合花乎。彼具有天然

豔麗之美質。迥異凡卉。不假人爲。得沃土之灌養。而益增其媚態。詩家之英雄。亦猶是焉。彼具聰穎之特性。而所見四周人物之狀態。胥足以資其研究。而供其取求。如土性之利於栽植。故所著詩歌。益發人之遐想。實皆以愛情爲主。而道德學尤爲愛情之根本也。若夫有觸於懷。供諸吟詠。此皆爲普通之詩家。而非高尚之詩家也。詩學之高尚者。實以天壤奇奧之事物。供其咏哦之資料。使誦其詩者。如聞洋溢之樂音。清婉之鳥語。傾動一時。宇宙天然之真相。何莫非樂音鳥語悅耳之物所充塞。特率於俗慮者。充耳不聞耳。故但梯 Dais 沙克皮爾 Shakespeare 一人。能闡發人事之原理。著爲詩歌。動人聽聞者。其功不甚偉歟。

作詩之要旨有二。曰識見宏大。曰論理真切。但梯沙克皮爾之詩。皆本原於二者。故常引人之興趣。而激勵人之意志。至有交頌二人爲詩聖。亦可見爲衆人所崇拜矣。

昔意大利有名繪家名喬脫 Giotto者。繪但梯之容貌。惟妙惟肖。以供國人之觀覽焉。其首戴桂冠。身著禮服。目光炯炯。英偉逼人。視線遠大。驟覩之則赫赫有生氣。諦視之則戚戚有慮容。一若懼國人之莫能容。而有不豫色然。實則於溫和之態度中。具有尊嚴之道範。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是已。觀其所繪之容貌。與但梯所著之詩歌。亦可想見其平生焉。但梯生於福羅倫斯 Florence。在西元後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彼生性高尚。而所受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又純粹無疵。故多所造就。且賦性特異。遠邁常人。用能悟艱深之學理。創奇特之觀念。惜當日文字幼稚。但述尋常瑣事。而遺其遠大。然彼所目見者。至爲真確透澈。毫無穿鑿影響之談。是豈常識之所得而比擬乎。彼於年幼時。遇一少女名畢脫黎斯 Bettrice。一人年相若。智慧道德。亦莫不相若。故締爲莫逆交。嗣後殫精竭慮。專注意於詩學。詩中所含之意旨。均傳寫其敬愛友助之氣誼。雖一往情深。而不傷於褻。故但梯研究詩學。卓然成大家者。實自此女啟。

之。惜彼姝者子。早適他人。而但梯又另行結褵。非其本願。居恆鬱鬱。輒藉詩以自遣。凡人之遭世疑怨。及遇憂傷忌諱之事。耿耿於心者既久。必發舒其意見。敘述其哀情。而莫能遏。春女能怨。秋士能悲。天性大抵然也。但梯處境坎坷。始成著名之大詩家。愈磨折。愈光輝。堅持既久。其詣益精。然則吾人不必代鳴其不平。亦委諸天運而已。

但梯三十五歲。充福羅倫斯之宰官。當時適值其地圭爾佛黨 *Guelphs* 及吉伯林黨 *Ghibellines* 互相爭戰最劇烈之日。圭爾佛黨以崇奉教皇爲目的。吉伯林黨以擁立日耳曼帝爲目的。爭執既久。相持不下。但梯適當其衝。不能排難解紛。遂爲闔城人所逐。甚至籍歿其財產。且謂但梯如欲旋里。必當剖陳罪己之譴詞。始允承認。然但梯嘗自言曰。『我自信無過。不能阿附若輩之意。亦不願歸來。』其發言之正大。持志之強毅。有若此者。彼自遭斥逐後。雖飄泊無定。而愈覺道大莫容。故操心危。慮患深。遭際愈困。而識力愈真。平居恆自慰。

曰。『此身盍往永久之地乎。受浩劫於人間。靈魂決無式憑之所。實則永久之地爲眞。凡現世之千態萬狀。實如電光石火。瞬息消滅者也。』但氏久儲此意。大有寄託。著成極偉大之詩篇。名曰 *Divine Comedy*。卽指言清淨之天府。重濁之地囚。與中界臧否之人事焉。彼生於文字幼稚時代。故作詩頗難。殆歷盡數十寒暑。耗無量腦力血液。而始得此可喜之偉作。迨著述既竣。年僅五十六。卽歿於拉佛納 *Ravenna* 地。百年後聲名愈震。福羅倫斯人。皆欲遷葬其柩於本邑以爲榮。而拉佛納人爭阻不許。彼墓門之碑誌上。勒有被本籍逐徙之但梯。葬於是地數字。至今猶得於蒼蘚剝蝕中。隱約辨認焉。

但梯所作之詩。頗含諷規之意。凡爲他人所不能道者。咸能一一抒寫。誠不愧爲詩家之英雄。惟因有所寄託。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使讀者興味盎然。其述天地人三者互相維繫。與此三者均爲人生靈魂之所寄託。殆身受斥逐。飄泊之苦況。及憂傷怨誹之所發事。故所寫彌眞也。他人亦謂若人非自獄中來乎。



恍見其受種種之困難焉。

凡人具有精深之思想。高尚之品性。及任艱鉅之事業者。無不由磨折而來。故磨折爲玉成之良器。但梯平日落落寡歡。寄情物表。故其作詩。如繪水繪聲。維妙維肖。一見而知爲神情畢現者也。在意大利人普通之根性。類多爽直無疑。但梯性亦伉爽。然寡言寡笑。沉靜自安。有時情動於中。則慷慨激昂。不安緘默。故其所作詩。亦波譎雲詭。魄力雄厚。使讀詩者興會颺舉焉。

雖然。表面之形狀易傳。內體之真情難寫。必也內外一致。別開塗徑。而不勦襲者。始爲詩學之專家。自來高明之著述家。必稔知事物內外體相應之觀念。及真確之思想。然後發爲文藝。無游移不根之談。譬諸貿易。操奇負勝。必握其樞要部分而經理之。苟與外人貿易。尤宜洞悉他國商情。及其民生需用嗜好以爲衡。然後能稱雄於商界。不規規於目前之微利也。可知同一事理。常人見之則甚淺。至人見之則甚深。彼常人者。如染黃疸之目疾。視白爲黑。看朱成碧。未

能得其真相。惟但梯識力過人。取義遠大。而其詩亦著名於世。爲他人所莫逮。昔有意大利人拉斐 *Raphael* 者。爲寫肖像之專家。然僅能描寫大概。而不能描寫其纖悉部分也。以此推之。天壤間事理浩繁。吾人詎能一一形容而殫述之耶。此但梯欲謝絕世事。超然物表之心理所由來也。其述詩有云。余所至愛之。畢脫黎斯。已見其往生樂土。解脫一切之罪惡。安享高潔之自由。盡祛疇昔之愆容。而得無上之快樂。卽此可知二人者。始終無肉慾之愛。而謀永生之樂。情感親愛。形諸詩詞。宜國人傳誦勿衰。而激起其愛情焉。

但梯以樂土爲真。世俗爲僞。人毋信已死者始爲靈。實目前存在者卽爲靈。此語也。實基督教旨中最真確者也。彼言世間人格之賢否。行事之淑慝。殆如南北上下之極度。晝夜幽明之光線。判若兩途。然能悔惡改行。則未始不可以自新。此數語。尤含基督教設教之本旨。但梯生於中世紀。世界詩學尙未發明。第能假寓言以寄意。不能實指其事實。以昭勸懲。但梯之孤誼苦心。亦可覘矣。

在昔崇拜偶像時。一般人民。第知外像。罔知真理。及後基督教興。始知人生以道德爲依據。始由虛而踐真。崇拜偶像。爲形式上無識之誠敬。重視道德。爲心理上純潔之觀念。不可同日語也。在十世紀之內。人類無思想。無知識。自但梯發明詩學。喚醒國人。無異警鐸晨鐘。發人猛省。而彼復特出心裁。發揮道德之思想。實則彼所發揮者。早蘊於當時世人之心。第藉但梯而揭曉已耳。故但梯者。實可爲中世紀之木鐸也。

但梯詩名冠歐洲。而解釋問題。適符基督設教之旨。更不愧爲基督教之功臣焉。彼於詩境奏功甚大。陳義甚高。且皆咀其精華。遺其糟粕。故其詩傳播人間。亦如靈魂之永久不滅焉。或言人無日光。則焚膏繼晷。亦足以明。此實小視乎日光矣。日光利用甚大。凡萬物榮枯。莫不賴之。讀但梯詩者。但賞其聲律之悠揚。未窺其命意之所在。卽小視日光之類也。吾人亦毋輕信辯才無礙者。皆言之成理。要之邃於道德而沉默寡言者。必其抱樸存真。不敢造次妄發。及其發

也。則言必有中。雖單詞隻語。裨益於人類者良多。但梯得終其身爲詩家之英雄者。殆以此歟。

古今以詩名世者良不乏人。或融會歷史。或通達社會。然皆瑕瑜互見。惟但梯則以設教立意。縱論宇宙萬物。而結束於人之靈魂。使得真實之樂境。固迥異於恆人也。沙克皮爾之詩。宗旨相同。第但梯命意蘊諸內而不顯諸外。沙克皮爾則顯諸日用行習之間。使人得以恍然憬悟。蓋一以思想發明未來之事實。一以事實證明已往之思想。是二人者。固後先輝映者也。

沙克皮爾生於一五六四年。適女王意利薩伯 Elizabeth 當國。時國勢勃興。人才蔚起。凡中世紀所蘊蓄未發明之事。際其時而綱張目舉。煥然一新。如昔時播種。至意利薩伯時代。遂鬱茂而條達焉。其間英傑踵興。事業勃發。若者爲枝葉。若者爲萌芽。而沙克皮爾則爲其時至美麗之花實也。

意利薩伯時代偉業環生。美象畢現。初未知其何由致之。而成此孕育人物之

時代也。沙克皮爾者。尤爲天地鍾毓之產兒。其器宇偉大。如浩瀚之江河。其性情寬厚。如蕩平之大陸。目光通達。障礙悉除。心地光明。澄清可鏡。而其生平所作之詩。更如廣廈萬千。美輪美奐。廓然可觀。吾人第讚其外象之莊嚴。而忘其取材之何自。至其詞藻紛披。聲情激越。猶爲餘事。蓋其取材艱苦。殆十伯倍於作詩焉。

欲知沙克皮爾之才能品性若何。當先知其腦識之若何。彼以腦識爲百事之靈府。四肢百體。於焉從命。然所以指使腦識。有惟一之主宰。以爲行事之本原者。則尤恃可貴之性靈。彼以性靈爲歸宿。故發展才智。無往不宜。他人以道德譽之。才能譽之者。皆一偏之見。而未窺其全豹焉。凡人想像記憶等力。雖名實不同。致用互異。而實皆根諸性靈而來。卽以至高潔之道德論。何莫非本原於性靈乎。今與常人酌酢。見其容貌之誠僞。卽可決其行事之真妄。是亦窺見性靈之一端也。故無論事之鉅細。作德作僞。顯然流露。道德學之關係。固甚大也。

今苟肢體不全。則僅成殘疾之廢人。尙可苟延殘喘。若無道德學。則縱有精深之思想。完全之形骸。而天良既喪。真性日漓。雖偷生於人間。亦尸居之餘氣。曷足貴乎。且也無道德學。則不能抉擇愛情之真僞。而誤事理之真相者。可斷言也。若以沙克皮爾論。則解悟力最強。且不自知解悟力之遠過於道德學。殆天縱之將聖也歟。彼爲天地之特產偉人。故其身與天地有密切之關係。其於道德學亦最真。如赤子之於慈母。須臾不可離也。夫人子之容貌。必確肖乎其親者。天理然也。故爲天地鍾毓之偉人。必其事業甚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焉。因其器宇偉大。汪洋無際。故雖有喜怒哀樂蘊於中。而恆爲外人所莫能見。沉思默想。較諸信口妄談。智慮不密者。至有區別焉。在但梯處境無聊。故所著詩篇。不免落騷人窠臼。若沙克皮爾則勞苦其境遇。暇逸其心性。故旨趣不同。彼之詩如透光物體。纖悉畢見。使讀其詩者。一展卷而知其命意之所在。不得不激賞其立說之真。其時文學膚淺。沙氏復假詩歌之寓言。編成演唱之劇本。以供

閱者歡迎。藉以喚醒社會。改良風化。故不得不用此法焉。

世之淺見者。每遇事物不假思索。惟至人必究其本末。窺其底蘊。以示他人。沙克皮爾憫世俗之顛愚。故所設問題。務取大遺小。廣其範圍。以示人從善。其胸襟闊大可知矣。穆罕默德有時恆自命爲先知。惟沙克皮爾則不然。所謂大德不器。而初無局量之可言也。穆罕默德自負不凡。大言不忤。所作回經。則又慙恍無憑。以視沙克皮爾之以詩設教。激勵世人者。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然則沙克皮爾宜若可作之君與作之師乎。凡事有現在必有過去。有建設必有消滅。沙克皮爾則出類拔萃。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彼覺世之功烈。深印於英人之腦筋。雖沒世而不能過去消滅者也。推之全世界。亦同深企望。彼實爲維繫世界之一大偉人。其視五洲萬國。儼如兄弟。彼平日所演講者。皆自由快樂。平等幸福之談。而足以感動世界之人心焉。夫以一人而代表衆人之意旨者。實恃有造就時勢之偉人。意大利人雖散處於外。然人人發憤爲雄。而又得但梯代

表全國人之意旨。故與各國之感情聯絡而聲勢日強。若俄羅斯 *Russia* 雖地廣兵強。軍威甚盛。迄無一人發表論議之機關。啓發人民之智識。故有武力不足恃焉。若但梯與沙克皮爾。均能發言立論。喚醒國人。其所成就。較從事兵革者爲大。是二人者。固世界鑄造時勢之英雄也。

#### 第四章 改教之英雄

爲先知。爲詩家。英雄之名稱雖異。英雄之性質則同。其事業有廣狹者。特所遭時代境遇使然也。至若論掌握全世界革新之宗教。以挽回牢不可拔之信仰心者。則爲改教之英雄。改教英雄。與啟迪草昧之英雄。雖同受天地之默化。然上古時代之英雄。所言者恆泛而無當。惟改教之英雄。則注重於生人至尊之靈魂。彼以靈魂爲光明純潔一塵不染之體。故卽欲以神聖之感力。印入世人之靈魂。使人人光明清潔。以爲莫大之職務。實爲維繫全國人民之大人物也。人生所最不可缺者爲觀念。觀念之正大者。則默察神聖之意旨。而以神聖之



好惡爲好惡。代表神聖所欲言。以宣示於人民也。然則在上古之英雄。僅先人而發表意見。或無真實之理由。若改教之英雄。則不假威權。務敦仁愛。使盡人躋於清淨之樂土。其願力綦宏。雖然。假冒神父。攘竊神權。而以引人入勝語爲口頭禪。是名宗教之罪人。若而人者。亦比比也。吾於此。不得不追思日耳曼

German 之路德。Luther 蘇格蘭 Scotland 之挪克斯。Knox 其改良社會。振興宗教爲不可及焉。在尋常教士。設教牖民。發人省悟。廣其進教之範圍者。猶屬易事。至若舉國擾攘。人心紛亂之際。不憚苦口良言。忠告善道。使人民棄舊更新。脫離迷途。共登彼岸。則非具回天之力。操艱忍之志者。不爲功。若此者。誠可爲改教之英雄矣。誠以天下事。不有毀壞。何有建設。而毀壞其敗類。建設其新機。此爲英雄所作之事業。要非凡人所能爲。然以言改革。則甚難。蓋雖內容腐敗。然欲一時革除。則甚難。但不勉爲其難。則終無革新之一日。凡事果逐日進步。無待後來之改革。詎非大幸。然綜覽大陸。後者常勝於前。今者常勝於

古無地無時無改革之機緣。卽無事不當改革。但梯沙克皮爾所述之言。當日躋之。而今日非之矣。豈人心之不古若歟。抑今是而昨非歟。是不然也。實天演之進化使然也。

改革宗教之機有二。一當衆情游豫。不敢堅其信仰。於是時也。不特作事不良。卽思想亦不穩固。此人心利用改革之時也。二則宗教家務外象之飾觀。忘內容之精華。變本加厲。莫知矯正。此內容利用改革之時也。要知宇宙至理。有真無僞。真者漸衍而漸廣。僞者日汨而日亡。路德反對但梯與沙克皮爾之遺言。非引爲己敵而各樹一幟也。蓋其所爭者。在形式精神之區別而已。人毋信形式之爲務。而當觀精神之若何。形式屬於外而易於消滅。精神屬於內而不易消滅者也。當日之崇拜偶像。類於附會迷信。而無確實根據之真理。故徒具形式而無精神。始則信者多。終則信者少。是由多數人心理。存疑信參半之念。故觀望而徘徊耳。卽此觀望徘徊。固於信教前途。大有障礙。而亟宜去之者也。

破除觀望。重張旗鼓。力行組織新宗教。以推翻舊教徒者。則目之爲改正教徒。當日改正教徒駁羅馬 Rome 教皇波白 Pope 立言之背謬。謂天壤僅有獨一無二之聖神。意欲戰勝舊教皇。廢棄舊教制。以揚新宗教之宗旨。由是兩不相讓。釀成極大劇烈之戰爭。載諸當日之歷史。世稱宗教革命之歷史。世人雖性質不同。觀念互異。而靡不賦有抉擇是否權。此所謂自由權也。然所謂自由權。非自私自利不顧他人之謂。蓋存其真誠。祛其私僞之謂也。真誠爲維繫衆心之具。英雄之造就雖難。而基本於真誠。則亦平易可行也。忠信篤敬。實爲人生不可少之美德。第不可舍己從人。致失其自由之權。苟失其自由之權。而以忠信篤敬至優之對待。施之於攘竊名器之僞教皇。則誤矣。路德欲戰勝僞教皇。故不憚盡力駁正。彼負社會改革之責。如築室然。支以砥柱。經營締造。首創改革宗教之風氣。路德洵爲世界閒出之偉人。苟人人能至誠無私。則盡人可勉爲英雄。則亦何待天生英雄。以維持宗教哉。

路德生於德 German 之薩克索尼亞 Saxony 當西元後一四八三年。其家奇窘。父操細役。母以紡織爲業。一旦挺生偉人。固較望族貴胄爲榮也。彼之智識。實融貫寰宇。彼之行狀。實卓著古今。以庸庸之父母。產此佼佼之奇男。誠令人意料不及。吾人於此。又不禁念及基督降生。尤爲艱苦。伊古偉人降生。備歷窘辱。殆彼蒼艱難玉汝之意乎。彼年幼時。藉乞食以自贍。入貧苦小學校。致力攻書。遭際愈困。而學愈勤。卒養成毋荒毋嬉。必誠必信之大器。故人亦知其爲非常人。而不敢以恆兒目之矣。彼之行詣率真。稟性良善。人皆爲之感化。但其時高尚之美誼。清潔之行爲。猶不足灌輸其腦筋。而造就其性靈也。彼一生行事之要點。卽在某日與其友偕行於途。其友猝被雷殛之時也。彼於其時目覩情形。不禁神喪膽懾。不暇責人之過。惟責己之過爲務。遂往僻靜僧院中。齋戒沐浴。悔惡改行。此路德出狂入聖。開宗明義之時也。彼於僧院中。操鄙賤勞役。不以爲辱。彼所慮者。惟恐一己罪惡之貫盈。不久將自取滅亡也。每於僧院中。

勤思補過。食不甘味。夜不假寐。戰戰兢兢。尙恐不足以消滅眚惡。以此之故。遂不免耿耿於心耳。

路德初未得閱聖經。某日偶於書室中翻閱書籍。得一聖經展而讀之。始恍然於悔罪自新之原因。大受感觸。遂不忍釋卷。其與路德同起居者。有僧侶一人。亦係信道之士。二人恆互相討論聖道焉。路德於茫無依據之餘。得此聖經。示以真理。其信仰一神之心乃益堅。殆如霾霧中之見天日。無惑乎其重視聖經爲神明親行告誡之語。而愛如拱璧也。彼之志願確定。由此日積月累。養成良好之結果焉。

路德爲聖奧革司丁 Augustine 派之僧徒。時其教派欲創設事業。恆遣路德經營。始信其才可大用。公正無私也。當日薩克索尼亞王。深器重之。命彼爲威敦波格 Wittenburg 大學之教員。復兼講道。遂盡力於此二者。而使四方人士咸景仰焉。彼於二十七歲赴羅馬。組織本派事務。自度羅馬爲意大利首善

之區。我來服役。願遂觀光。且念其地爲教皇駐足之所。僧侶聚族之鄉。世人皆目之爲聖城。及其既至。不料教皇僧族之擅作威福。攘竊神權。其卑鄙尤甚於他處。不禁頓觸無限之悲觀。既而自念人微權輕。祇能獨善其身。尙無暇力以挽既倒之狂瀾也。

路德本爲羅馬教徒。某日於威敦波格地。見教皇所頒之教規。大背教旨。而又縱容僧侶恣肆威權。憤其以僞亂真。欲與彼輩起劇烈之戰爭。後羅馬教皇李阿第十 Leo X 在位。復遣多數僧侶。由羅馬至威敦波格。揚言教皇新頒條示。謂有罪惡者。均可持金往贖。名曰贖罪券。人民之墮其術者。舉國若狂。卽路德教育之大学生徒。與平日聽道之人。亦紛紛效尤。不可勸阻。此時路德悲從中來。怒不可遏。爰力駁金錢贖罪之謬。此爲路德改革宗教之發軔。卽一千五百十七年也。其後信路德者漸衆。持其說者漸衍漸廣。遂達完全改革之目的。路德之爲此。非欲於同教中啟分裂之禍。或黨同以伐異也。第迫於改革之熱心。

使然耳。以此之故。常不容於教皇。力詆路德立說之謬。盡火其所著。廣遣緹騎。出發威敦波格。求獲路德。但路德亦第欲於宗教上汰偽留真。使人適從而已。不得謂違反教皇也。乃竟爲教皇之仇視。無惑乎路德之熱血潮湧。變平日和平慈善之態度。而爲極猛烈反正之意見。與教皇戰爭。殆與其身相終始。何其勇也。

彼思教皇以綜理宗教爲務。今乃安富尊榮。錦衣玉食。假神聖之尊嚴。圖自私之便利。反抗改革之論說。轉因忌嫉我故。逼我太甚。而又自念秉性戇直。決不欲枉尋直尺。依阿意旨以求榮。遂將教皇所頒諭旨。當衆焚燬。此爲千五百廿年事。焚時觀者甚衆。人心大快。掌聲雷動。莫不咋舌變色。壯其所爲。此實爲舊教將傾。新教成立之一關鍵。未焚之先。路德意謂世人賞罰。操諸上帝。非教皇所能擅。教皇祇職掌管轄教徒之事務而已。今既作僞若此。則諭言可等弁髦。我但信真理。我但信一神。我廁身神聖之域。汝不免墮魔鬼之鄉。我但將惑人

之諭旨。付之一炬而已。此實爲摧抑教皇之創舉。世人心目中之一大紀念也。其後爭執彌久。新舊二教水火愈甚。於是熱心時局者。不得不維持世變。而議設公判院於倭姆司。Worms 屆時薩克索尼亞王蒞院。教皇亦遣代表蒞院。相與討論新舊兩派曲直之理由。當路德詣院時。觀者塞途。有尼其行者。有勸其堅持宗旨。不可游移者。而路德則祇畏聖明。不畏強禦。坦然就道。神志湛然。詣院後。對於同情者。則至爲謙恭。譎然以示敬意。對於異己者。則至爲威武。毅然以示不可犯。慨然歷數教皇之不道。與其極端反對之由來。約二時許。其結束。則謂生平所信仰者。惟上帝。我重視上帝之言行。實無罪惡。我祇慮獲罪於上帝。彼焚我所著聖經。與仇視上帝何異。故我不共戴天。滔滔辯論。宗旨不移。故能激刺於世人心。而服從新教者。遂日推日廣。至今日且遍及於大陸。然則如路德者。不僅爲興衰繼絕之教主。而其降生時代。與所傳事實。可爲歐洲

Europe 各國最近歷史之萌芽焉。



路德嘗避教皇之勢燄。匿居華特堡 Wartburg 者年餘。取聖經譯爲德文。以餉國人。某日譯餘憩坐。形神恍惚。目見一魔鬼植立於前。彼似疑而信欲前且退者久。深恐魔術之擾亂思想。猛擲筆以抵觸之。叱退之。其膽識之豪邁。性情之果毅也若此。此卽爲英雄之根器。故今詣華特堡地。猶見擲筆時墨瀋之遺迹焉。

路德性寡言笑。躬自厚而責人亦不薄。其天性然也。其心存博愛。故對於社會。視人若己。無介於懷。或謂其煦煦爲仁。至有誚其以狐媚之術惑人者。抑何其皮相之甚也。至其對於家庭。則又和愛而兼以嚴厲焉。路德著述甚富。故其友人爲之刊印遺稿。傳播於世。其中最膾炙人口者。爲述其小女離世一編。其時路德假坐牀側。悲傷逾恆。彼女旣夭。而路德至潔之靈魂。亦追蹤小女而升上界焉。其愛情之眞摯若此。至論其容貌。則誠意懇摯。溫和流露。平居視民如傷。雖摩頂放踵而不恤。故其容戚戚。常具無限之悲觀。其將逝世時。系念上帝益

至。質旁臨上。念茲在茲。死之日。舉國之人。同深哀悼。亦可想見當日輿情之愛戴矣。

路德雖歿。而信從其說者甚衆。靡不力駁舊教之非。而人心之紊亂亦日甚。幾乎分門樹黨。各逞口說。而失清淨立教之本意。由是有多數人設立長老會以管理教徒。使毋逞口才而重心德。此實爲清教徒之起點。創此教者爲蘇格蘭 Scotland 之挪喀斯 Knox 其人。而爲彼族人所崇拜者也。

試觀今日美洲 America 果可以稱富庶。然考其始。實由有多數英人。見本國新舊教派積不相能。不容彼等講解清淨意旨。逼迫已甚。於是清教徒始駕船由荷蘭 Holland 遠赴美洲而卜居也。其地本榛狉荒壤。荆棘叢生。鳥獸繁育。人跡稀少。卽有少數土人。亦皆獷悍之蠻族。彼等既蒞其地。艱苦備嘗。開墾耕植以爲生計。不以爲苦而轉以爲樂。蓋彼輩以清潔其心理爲樂事。船舫洋海時。曾禱神默佑。求得一荒涼閒曠之所。以爲修道之計。而不知其所得者。卽

後日至繁盛之美洲也。彼等聰明才識。較勝常人。毅力苦心。卓越庸衆。殆得天眷之隆。故能成就其偉業。然則若輩不特爲創興美洲之始祖。而實爲路德立教後繁衍之結果焉。

至衍路德之緒餘。一再改良。創設清教於蘇格蘭者。則有挪喀斯。彼殆爲蘇格蘭之路德焉。挪氏演講清淨意旨。使人民知神道設教之本根在崇尚真理。溯生物之起始。靡不由造物賦以靈魂。使各得其所。挪喀斯以最初之源委告蘇人。而使知人人具有天賦之良知。復利用人類最初之善性。以擴充其善業。其造就蘇格蘭人也。無異拯死者而復蘇也。不其偉歟。

挪喀斯遭際甚困。學養甚深。恆以講道救民爲己任。而秉性嚴正。意不及私人之欲勉爲英雄者。可以挪喀斯爲模範也。彼性憎虛假。一日見雕塑之耶穌父像。察知其內係木質。戲謂木性善浮。遽擲水中以滅其迹。彼時適值蘇格蘭女王馬利 Queen Mary 在位。女王聲名狼籍。闡教不嚴。挪喀斯心鄙夷之。不畏

斧鉞。面斥其非。女王生長於法。聘法國 France 天主教人。管轄國境。參預政權。挪喀斯見法人干涉國事。主權外奪。蘇格蘭人將爲法人所蹂躪。心大非之。痛陳女王用人行政之失當。與引虎入室之謬誤。而女王則怙惡不悛。或勸挪氏不宜過激。答曰。余將心忖忖。阿附於女王乎。抑激昂慷慨。效力於國人乎。聆其所言。卽知守正不阿。志不可奪。夫事有鉅細。有通變。苟爲細故。容忍何傷。若其關係重要。萬不可效婦人女子之仁。姑息養奸。自貽伊戚。挪喀斯之權衡。悉當。庶乎近焉。惟氏丰裁過峻。不事通融。故恆不容於平民貴族。而落落寡歡。彼自知不理於衆口。至瀕死時。親友慰問。默無一言。惟舉手指天。一若生有寄而死有歸。惟上帝可爲知己也者。可知上帝洪恩。盡人莫外。聖經有言曰。我願天國降臨。共登樂土。此言良非誣也。觀挪喀斯臨歿時舉手默禱之景象。殆盡示人。以由死入生之歸宿地。其皆猛然醒悟乎。是卽改教之英雄也。

第五章 文學之英雄

前所論之英雄。雖聲名不朽。然徒令人於千載下歛歛憑弔。記憶其生前事實。其事或傳。或不傳。實爲考古者所抱憾也。惟有發明高尚之意義。抒展正大之思想。筆之於書。傳之無窮。以供古今之稽考者。則爲文學之英雄。縱令時代屢易。事變屢更。而文字之精神。誠歷萬古而不滅者也。文學之英雄。其才識超拔。見地精深。旁搜博採。引古證今。始成極大之著作。且其宗旨。又以覺世牖民爲務。彼蓋恃聰穎偉大之靈魂。而從事於宏深肅括之著述者也。夫靈魂爲本。肉體爲末。靈魂爲製器之模型。肉體爲製器之範土。人類生物。既莫不具有靈魂。則所謂文學之英雄者。發明世界繁頤之事理。著成偉作。以供人類之取求者。皆其靈魂之作用。而能拯救世人之靈魂。其功豈淺鮮哉。其殆沐聖靈之默化乎。何其所言在在合於帝謂耶。是卽文學之偉功也。

文學英雄。與改教英雄。其功畧相等。改教英雄。以管理教徒引人入聖爲主。文學英雄。則闡明上帝感化人類之意旨。啟人以思想。誘人以聖善。實殊塗而同

歸者也。今若無聖明之感化。則不得爲文學之英雄。文學之英雄。必有與人爲善之美德。特假著作以爲箴言。其願力之宏。信非常人可及。自古文學之英雄。莫著於德人高突。Goethe 彼之著述。粲然大備。但時機未至。理想過深。未必盡人皆能領會。今特採取約翰孫 Johnson 盧騷 Rousseau 布恩斯 Burns 三人著述。畧述其梗概。以爲考古者之一助焉。

著述者如講道然。非述一人一時之事。乃述無數人物及無窮時代之事實而言也。苟其宗旨純正。則雖歷千百世而光景常新。蓋著述爲千秋事業。一卷流傳。供人觀覽。不獨論世尙友。凡往昔國政之盛衰。疆域之沿革。滄桑變幻諸事。靡不展卷了然。不啻神游於古世焉。且也著書立說。不第發明一己之聞見。并可感人情性。引證往來代謝之事實。而觸緒興懷。蓋前人著作。爲後人開闢思想理論之母。後人稽考其書。得以發揮光大其事業。斯進步無涯矣。然則著述者。允爲古今得失之林。裨益於人類者甚大。前者學校雖興。著述甚少。故恆

以一人演講。衆人環聽。其困難頗甚。今則著述甚多。發行甚廣。不必盡人入學。而能家諷而戶誦焉。則其普及教育之功爲更偉。卽以各地教會而論。前者惟特主教周歷演說。幾乎舌敝唇焦。今則著述頒行。事半功倍。卽推之國家之議政會。凡議決否決之事宜。悉可印刷流行。以供國人討論。養成人民政治之知識。而得協贊國務之發言權。非亦著述之功用乎。論者謂著述者半係閉戶著書之寒士。足不履重洋。身不經異域。僅恃一己思想言論。何足爲事實之依據。此真一孔之見已。蓋士必有經濟抱負。迴異流俗。而後發爲文章。確有見地。且必其具高尚之道德。精深之理想。舉世汶汶。無可與談。然後發抒其蘊蓄。蔚爲著述之大觀。讀其文章。覘其經畧。始可知文學英雄之真相。彼所見甚大。初不因國家之獎品。著作之版權而爲之。而自有偉大之目的在。特非常人之所能窺見耳。試思文學大家。如約翰孫。非至窮苦之布衣乎。而後人仰慕者。轉逾於貴族。可知金錢尙非人生不可須臾離之物。獨著述之效用。誠如布帛粟菽之

不可缺也。夫人有高尙之思想。處困辱之境遇。抑鬱不平。欲戰勝外象。力爭上游。是固人之恆情。第非具高明之識力。堅卓之毅力。則戰勝實難。戰勝此困辱之境遇。殆如呼吸氣中之微生蟲。與臟腑內之白血輪。其格鬪之例相似也。約翰孫之窮苦無所告。布恩斯之不容於賤役。與盧騷之提倡改革。獨立無助者。非皆與社會決戰之現象乎。迨其受困特甚。力不從心。不能安遂。其改革之目的。惟有將演講之詞。辯論之理。廣爲著述。爲斯民之先導。其功較上級議員。地方官吏之討論政見爲尤大也。蓋彼等整躬率物。爲衆人意見之代表。雖窮年鬱鬱。人不知。而彼初不求聞於人者也。

吾人嘗攷東方最古之中國。China 其立法最善者。卽國家考取人才。以其文學之優劣。而定黜陟之權衡。彼國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在在有考試文學之方法。卽推至廷試授職。亦靡不用文字著述以爲衡。蓋非此不足以覘其真才也。在政體無論君主民主。決不能蠲棄此法以甄錄人才。抑知整理國事。微論



以兵力。以商力。以農工。而要。不若以智力之爲得。誠以智力者。爲開通國民知識之第一樞紐也。

約翰孫。盧騷。布恩斯。均生於十八世紀內。此時世人心目中。不信神聖爲何物。宗教爲何事。舉一切萬事萬物。無暇研究其真源。幾無所謂上帝之神化。人人失心理之信賴。爰不識倫理之善惡。事理之是非。徘徊歧路。無所適從。是最可恐怖之景象。先賢已往。後哲未來。蠢蠢羣生。其殆成爲未被動力之機械乎。然人有腦識。有靈魂。烏得擬之以器械。惟恃其腦識靈魂。知所依賴。知所信仰。油然而生神明臨格之心。特信仰區分真僞。真僞二派。必生劇烈之戰爭。此正成敗得失之極大關係也。真信仰者必存。僞依賴者必亡。若人但以天地爲機械。各事必假人智人力以爲之。幾無所謂洪鈞之鑄造。此則蔑視上帝。較諸信仰無據。疑似兩可者。其危象尤甚。所謂擅作聰明者是也。何則。天壤間幻象至多。而真理惟一。造物賦我以秉彝。非欲我好爲辯駁。護己詆人。又非欲我鼓弄唇

舌搖惑聽聞也。實欲我堅執其一。是而絕無疑慮也。要知疑慮爲信仰之先因。信仰爲疑慮之結果。故疑慮絕非障礙之物。苟能由疑生信。則豈不如航海者之終達大陸乎。吾人貴嚴於責己而寬於責人。蓋自古迄今之豪傑。靡不以整躬率物爲宰世之大防。雖覺悟世人爲神聖獨具之才能。而省身寡過。實一己應盡之本務。人人能束身自愛。允恭克讓。則豈不可弭亂世而躋之於平。乃丁此時艱。舉世擾攘。莫衷一是。甚至組織民黨而冀滅政府。銳志急進而爭執選舉。人心鼎沸。大局瓦解。此正道德絕續之秋也。三人者不幸而丁此時局。獨不同流合污。轉能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爲英雄也歟。

約翰孫處境貧困。銳志求學。衣履襤縷。其友憫之。特贈新履。潛納之於戶外。約翰孫啟扉見之。度必爲戚友所饋遺。卽鞅鞅不樂。曰。大丈夫不受人憐。我天性恬淡。決不以一介取諸人。遂舉履而棄之。卽此一端。可見其狷介之志操矣。彼之擲履也。非好拂人意。蔑視友誼也。亦非矯情絕俗以沽時譽也。第謂人貴自

立。不當求助於人。是卽爲英雄之模範。彼殆欲懸其的以爲舉人之標準乎。然則如約翰孫之廉潔自矢。以樹齊民桀黠者。其功固不可沒也。

約翰孫學問淹博。著述甚富。常膺報館撰述員之聘。時著論說以警世人。而復自道所歷之苦境。以勉勵他人。雖後日文士興盛。著書益廣。頗輕視其所著。實則其書陳義精當。結構宏深。遠出他書上。彼著述之宗旨有二。一以極大之智識發明其理由。一以極大之抱負。指陳其意見。故言皆有物。語不離宗。而爲當日社會所歡迎者也。彼之最大著述。莫如英文新字典一書。是書搜羅宏富。輯述精深。琳琅喬麗。如入寶山。非儉腹者所能爲。其性情果毅。品行高潔。故其著述亦復清剛拔俗。晚年文名益震。在倫敦城中。幾無與之頡頏者。故雖以豪門望族如波思惟 Boswell 且景仰其道高德重。博學多才。爲之折節下交而師事之。且將其一生行狀。作爲傳記。以布衣上抗王侯。亦可見崇拜英雄之傾向矣。

盧騷者。法之哲學家。法人性多卞急。果毅勇敢則有餘。好謀而成則不足。盧騷則不脫法人躁急之根性。惟其見解明確。直言無隱。似畧勝於人。惜其但具觀變之才能。而不能爲先事之發表。及至事機猝變。始行宣布。亦已晚矣。然則吾人曷爲而崇拜耶。曰。盧騷文學之優長。卽一眞字而已。法國宗教之談論。及史家之著述。往往模糊影響。說理不眞。盧騷所持之論說。則無此弊。而復能激動人心。則固由其詞之明辨也。彼言天下有政教而風俗必壞。太古渾噩。至美無疵。去古愈遙。則詐力益肆。又言財產必由兼併。富厚實爲衆惡之歸。法律必徇偏私。政府適爲叢怨之所。語雖激切。然皆隱中時弊。而可作箴世之良規也。惟睥睨一切。傲不爲禮。有目無餘子之概。因是不免自累。恆不容於其時之政府社會焉。彼所著述。類係憤世嫉俗之言。所著民約論。有云。合衆民而成邦國。爲天然之契約。以衆人之力。保護衆人之身命財產。屈一己之願欲。以從衆人之願欲。而仍不損各人之自有權。其非議政府。鼓吹民氣。當時社會。大受感動。書

中又盡力提倡民權。自由平等諸說。以爲民意之先導。致信其說者舉國若狂。遂釀數十年革命之慘劇。絕脰流血。糜數萬萬人之生靈而不悔者。又烏可與沙克皮爾約翰孫宗旨純粹之著述家。同年而語哉。

布恩斯生於十八世紀。其文學雖似與世無關。實則爲其時主文譎諫之大詩家。父爲傭工。家計甚窘。而父子食貧茹苦。安之若素。相與奮發。相與磋惕。故屢經磨折而氣不少衰。當日舉世炎涼。將伯無助。而布恩斯不怨不尤。惟務農自給。而於節衣縮食之餘。積費以求學。年二十七。赴愛丁堡 *Edinburgh* 與其士大夫游。都人士相與企重。於是所詣益進。彼之才高而性敏。故爲文莊諧雜出。而尤長於詩。其所資料。俯拾卽是。純乎天籟。洵天才也。布君既學問淹通。故胸襟洒落。視世上之菀枯。若浮雲之過眼。然世人益以此重之。華門圭竇中。常有達人顯宦。接踵就正。則其人格之高尙。可以知矣。

第六章 帝王之英雄

前述諸英雄。雖爲當世所宗仰。然尙與現時大勢無關。此章專叙帝王事畧。舉其最關於世者。以見帝王之中有英雄焉。帝王者。其威力足以轄四境。其權術足以馭羣生。其責任至重且大。蓋爲萬民之首領。全國之總統。當爲人民所愛戴者也。人民之手足。不得不供其策使。人民之耳目。不得不尊爲瞻聽。非力服也。實心悅也。且無論國中何等人才。靡不受轄於元首。卽極之吾人身心之動作。與職務之奔走。皆出自元首之規定。故臘丁 Latin 稱元首爲 Rex 言其有規畫一切事務之權。英語曰 King 或曰 Ableman 卽言其大有能力之雄主也。

英國古今通行之制度。凡審訊罪犯。必有裁判廳。廳內設高等司法官一人。陪審員十二人。衡其情理之曲直。相與審擬。毋枉毋縱。以昭信讞而順輿情。在各審判員之用意。至公無私。於兩造無所倚。法至善矣。今吾人遴選於國。舉其大有作爲。富於經驗者。擁立君位。冠以玉冕。加以黃袍。羣焉崇奉之者。果何爲耶。

欲以萬民之身家財產。託付彼一人。而被乃以至大至尊之威權。治理全國。亦如執法官之平正允協。導人民於樂利幸福之一途耳。夫彼國內審判院之計議。上下議院之討論。政黨之謀改革。國會之投票選舉。紛紛擾擾。日不暇給者。其目的所在。實不外公選元首一人。使之總宰事宜。各得其所也。苟一國之元首得人。則中央政府。方稱完全而無憾。誠以元首爲萬民表率。其才識學望。遠駕平民。其頒布之命令。訐謨深遠。必勝於吾人。誠服順而奉行之。則國務必蒸蒸日上矣。

雖然。完全之事業。至難幾也。政治縱自修明。決不能底於完備。月盈則虧。日中則昃。天下人類。均不能中立而不倚。然吾人不可藉口於不能完備。遽爾破壞。必宜矢志自奮。勉力改良。今試喻以圻者之築牆。縱令量度妥善。然因地勢而崇之。勢不能無偏倚之處。雖其表面整齊適觀。但按之不差累黍之測算。仍不免有遺憾。而智者度之。曰是無傷也。然愚者必欲破壞改築。幾墮前次層累之

苦功。遂使地心吸力。得以乘隙摧陷以爲快。近世人心紛亂。率棄舊政府而重行組織者。其危象何以異是。前法國革命之騷亂。馴至舉國上下。陷於恐怖者。則亦由組織民政府之不當。選舉總統之不得其人也。總統必公選有才識過人者方能勝任。苟才不勝任而畀以全權。其不倒行逆施。不與圻者改築其牆。同其智者幾希矣。蓋國家之制度。必有一極正當美備之地位。而非可輕率以處之。得人則治。不得則亂。縱有良法。難免叢弊。則甚矣待人而設立完全政府之爲難也。

試觀君主各國之歷史。靡不編述帝王專制之法律。及神聖不可侵犯之君權。當王者貴。無民權之可言。第平心而論。各國君主之纂定書。亦非無可採者。何也。君主者。非僅奉以威權政柄之謂也。既爲君主。則必有經聖靈感動之德化。在在以民生休戚爲懷。彼當代著述者。動言神聖不可侵犯。固亦推崇過甚。然既爲帝王。苟無臨下之德。強欲人民之敬禮。則天必災及其身。苟有臨下之德。



而人民任意干犯。則天必災及人民。徵諸已事。此例無可逃也。蓋上帝有總理萬物之事務。宇宙內事。何莫非上帝能力所至之地。上帝既畀英雄爲帝王。不啻遣彼爲代表。則必有勝帝王之大任者在。而烏可以漠視耶。

君主有宰世大能。吾人之效忠者。固亦如指臂之相助。世人之誤會者。恆自私自利。不存敬愛。漫謂上帝無鑒觀下民之德。是大謬也。若君主而蔑視上帝。自作聰明。自享威福。置生靈於不顧。則尤顯背乎天道。詎知帝王者。固受命於天。其責任所在。一以整理世事。一以整理神教。元首爲領袖。而人民爲羽翼。得以引人民入康樂之域者也。故選擇元首。實至難事。一般人民。初不識用如何方法。使選舉之確得其人。是深可引爲杞憂者也。近世革命歷史。莫大於法國。然泯泯棼棼。不知統率。是猶巧者之不諳測算。亂砌牆石。左傾右倚。終爲地心吸力之所摧陷。攷法國革命之由來。實由前三百年。羅馬教皇。違背公理。擅發贖罪券。謂可普救罪人。派人售券以惑世人。而大乖神道之用意。遂使聖教美意。

掃地無餘。人人存疑慮宗教之心。幾如物腐蟲生。流行殆徧。由是推翻政教。組織民黨。鋌而走險。倒行逆施。此何異巧者締造牆垣。忘所挾測。高低之垂線。鉞而錯亂。締造。又不信地心吸力。謂可以摧陷其所成也。夫巧者不信吸力。不知垂線鉞之作用。故築牆不能成。然則今人不信上帝。不能組織完備政府。則政府又烏能成乎。

當日路德駁羅馬教皇之言曰。汝自稱天下公父。實則不第攘竊名義。而爲人世間之魍魎也。我恨不能鑄鼎以誅之。今思其言。猶有餘痛焉。教皇既貪鄙無恥。故其徒黨。上行下效。欺飾成風。沿至三百餘年。教旨墮地。不絕如縷。於是憂時之民黨。義憤奮發。遂公選領袖。散布檄文。大呼殺敵。馴至流血幾一年。戮人數十萬。以換得此新立之政府。殺人盈野。流血成渠。世稱恐怖時代。致人在此時代中。幾如醉漢。舉國若狂。祖父前仆。子孫從繼。慘劇相尋。歷三十餘年。復有七月三日之慘殺。爲二次之革命。此豈果由於病狂麻醉之所致耶。殆鑒於腐

敗之政府。不得不反對。不得不流血。摧陷廓清之力。如地震火山之猝發。故不能免。雖二次慘殺。至可恐怖。而過此以往。則能復其秩序。此亦物極必返之定理也。

由是觀之。可知吾人所最可恃者。莫如崇拜英雄。而在恐怖流血之時代。則尤宜崇拜之。蓋英雄能維持過去未來之時局。雖舉國秩序擾亂。英雄猶得而恢復之。整理之。彼殆如北極之巍巍。雖寒暑屢更。而其御極之位無得而更易也。然於法國革命時代。苟驟語人以崇拜英雄。必不深信。蓋時人心理。恆存二種思想。曰平等。曰自由。苟有英雄。則不平等矣。既曰自由。則人人可勉爲英雄。過去之英雄。庸或有之。現時之英雄。可斷言其必無。天地生人。如機械之造物。必不能特產偉人也。此種言論。誠爲大惑不解。不知處亂世而崇拜英雄者。原冀其維持世道。葆存真理於不敝也。乃法人意謂。世間無真理。我等所持之自由平等談。卽真理之所在。噫。誤已。世界各國。靡不有英雄。且世人對於英雄。靡不

當信賴。蓋天生英雄。使爲先覺。且令繼起者日興月盛。故彼無提倡作亂之心。惟就目前之亂象。改弦而更張之。雖觀其表面。有似無政府黨之所爲。而實則布新棄舊。撥亂而反正。其功甚大也。太古時代。人物混沌。不知整理。迨英雄出而後制度立。文物興。綱舉目張。有條有理。此由亂入治之景象也。乃知混亂者爲最初之眞象。整理者爲吾人之天性。國事人事。莫不皆然。惟所賴以整理者。則曰英雄。吾人念及此。則不得不崇拜當日著名之格凌威 Cromwell 與拿破崙 Napoleon 二人焉。二人者適生鼓吹自由平等及廢棄君權之時代。一旦臨上馭下。驅策萬民。儼然操無上之威權。然則無君主。無政府。及自由平等之說。果足恃乎哉。

古今歷史。皆戰史也。路德創新教而與教皇戰。挪喀斯創清淨教。與舉國教徒戰。均因兩造意見水火。遂起激烈之戰爭也。然戰爭之事不一。有以爭城奪地而戰爭者。有不服羈勒。謀獨立而戰爭者。然莫大於維持神聖宗教之戰爭。蓋

以兵力從事者。爲血氣之戰爭。以道德從事者。爲精神之戰爭。精神之戰爭。必欲趨舉世人尙詐僞者。率之於正直之一途。此實爲關係人心世道之大戰爭也。羅馬教宗旨。恆與清淨教異。羅馬教尙形式。而清淨教尙質直。其時有英國大僧正勞德 Land 者。常率其徒衆。從事於儀文縟節之末。而爲清教所不容。平心論之。表面形式。亦足以維繫人心。吾人非謂清教徒力排異己之爲得也。形式亦不可缺之物。吾人之肉體。卽爲靈魂之形式。無形式則精神不能煥。有形式則精神愈以彰。但非僅圖外表之飾觀。不失其內容之質直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要在彬彬合度而已。但欲救其偏蔽。則與其崇尙形式而蹈於虛假。不若崇尙質直而不失本真。卽觀酬酢細故之事。倘預爲討論而假意周旋。或襲客語而不根肺腑。則言者無味。聽者寡歡。可見真實之理。必本諸心而藏諸內。非可援例蹈常。如製器者之有定式也。況以衆人聽道之會堂。爲祭司者。講經談道。率由具文。則豈非真意蕩然乎。茲設有人喪其鍾愛之獨子。居恆

鬱鬱。而其友人，但知贈以葬物。徒循世俗之常態，而不知慰彼唁彼，以達其誠感。是適足忤彼意也。以此例之，彼羅馬教之崇尚形式，爲清淨教之所不能忍，亦固其宜。蓋清淨教徒，大率崇尚簡單之儀式。其目的，務欲使我發表之言，印入於他人之心，使誘其感觸之情。然當日維持清教，實至難事。英王查理第一 Charles I 查理第一 Charles II 與其國務大臣，均反對清教。故待清教徒，不稍寬貸。然清教徒則自由信教，謂我等惟知實心依賴神聖，有信仰自由之權。微論何人，不能以威權干涉我等也。以此之故，致人人倡言自由權。故雖國家議會，可以代表人之意見，議會亦承認其有發言權。此所謂人權，亦即所謂公權者是已。而實昉自清教徒。然則謂人人享有之公權，皆受自清淨教徒之賜可也。

夫物不擊不動。水不搏不躍。清教徒獲最後之勝利者，皆英人擊搏之功也。當日英王不能以公正執法，惟與左右驕恣大臣，日與清教徒爲難，致隨聲附和

者。如蜀犬之吠日。其知之者謂格凌威之才識。不無足取。然其欲翦除君主政。府之雄心。不可不用格氏以戢之。其不知者。則曰若輩倡言信教自由。則何不可倡言免稅而獨享權利。此則所謂異端。而非扶持真理之人也。不知格凌威信道之篤。與見道之透澈。非他人所能及。當日稅吏向索賦稅甚亟。格凌威曰。納稅本生人之義務。第賦稅爲自由之徵收。而無非分之苛斂。我信上帝寵錫自由之真理。強我納不自由之賦稅。是舍真而從僞。我不能不抗汝也。卽不能不抗汝受命之大臣。而一般評論家曰。若輩反對政府。非無深意。第操之未免過激耳。復有言反對政府者。實攘奪權利。羣思叛亂。如飢者之攫食然。何其所言之闕於時勢耶。要之十八世紀時代。人人不知人物爲上帝所創造。遇有信仰上帝。解釋自由者。均茫然莫辨。宜乎蔑視清教徒。且斥格凌威爲圖私利博金錢之僞君子。噫。謬悠衆口。果足爲道德之累耶。吾人不得不服格凌威之避世無悶焉。

格氏年幼時。果毅篤愛。寡言論。無人知其爲後日之偉人。彼在大學習律法時。時從同學博奕作戲。盡傾他人之囊。既而猛然曰。賭博之錢。留此何爲。悉還與負者。此一事也。卽其一生悔惡改行之權輿也。夫出狂入聖。其間不能以寸。格凌威獨能辨之於早。後則棄塵囂。務稼穡。操作甚勤。生性嚴肅。遇有眞道。則誠心信守。彼言世俗富貴。不足以縈吾心。惟處清淨之土。率家人而叩蒼穹。篤信眞道。則受賜孔多者也。此豈矯情僞飾之言耶。彼第知有上帝。而不計世人之報酬者也。年四十。憤英王徵斂無度。與議院爲難。遂黨於議院。率騎兵與王軍戰。一敗王軍於哀忌隙爾。Edgehill。再敗王軍於馬斯敦摩爾。Marston Moor。於是英雄之頭角。嶄然呈露矣。彼率議院軍與王抗者。實原王怙惡不悛。專權自逞。不得已而用兵。故雖有人斥以篡逆。所不辭焉。格氏軍容。雅不足觀。然欲使英國成共和之政。使英人爲自由之民。誓師征討。氣不少衰。蓋儼然仁義之師焉。



惜英王不知罪已。并不解格凌威出師之初意。仍以狡猾手段。籠絡人民。久之英人知王欺詐。乃漸疑貳。甚至袒王之長老會員。亦虞王之反覆。獨格凌威則極端反對。謂英王之不足恃。非組織新政府不爲功。蓋長老會主和平。而格凌威則以激烈爲宗旨者也。彼蓋長於治理。勇於任事。且有偉大之腦識。誠摯之心性。彼不第憤王黨跋扈。卽議員之耽聲色貨利者。亦必斥逐。而惟舉勤於服務。確無嗜好之端士。簡爲人民之代表。格氏敏銳勇敢。故其部下之鐵血軍。亦復不畏強禦。彼等惟知有上帝。其他非所知也。然因與師討罪。過於激烈。故英廷官吏。靡不咎之。而格凌威曰。我服從上帝之意旨。但以上帝爲依歸。上帝爲全球王位之冠。故我所畏者惟上帝而已。至戰爭之道。非我勝彼負。卽彼勝我負。兩雄不能並立。王既不從我言。我不能不以此最後之兵力解決也。由是再接再厲。屢戰屢勝。卒至英王授首。身爲英國之首領。以一農夫而成此大業。可謂震古鑠今矣。

雖然格凌威以微賤不階尺土之人。驟登顯位。總攬大權。而一般之顯宦達官。則羣相鄙夷。謂格氏決無膺首領之資格。若輩耽利祿。縱聲色。不識國勢。思想昏瞶。其政府之傾覆也宜。而格凌威處於倚傍一空之際。卓然有以自拔。第磨折愈甚。成就愈大。殆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歟。

天下致力爲善之途有二。曰習。曰性。與爲善者處。則德日進。此習尙之移人也。幼而誠信。長而英偉。此天性之獨具也。習可改。性不可改。古今英雄。能完全此天賦之性者。前則有挪喀斯。後則有格凌威而已。然胡爲舉國之人。皆不服從格凌威者哉。夫英雄創造國家。亦必賴人民服從其命令。以展其意志而抒其抱負。然後可論定其爲人。與世界之關繫。奈何庸庸者以常識例之。此正吾人之所不解也。

格凌威喜務農業。謝絕塵世。沈默寡言。故能洞見大勢。析及毫芒。而爲富有智力之人也。智力爲推闡人事之樞紐。初非辯給議論之謂也。辯給議論者。大都

隨機應對。毫無心理之主持。不必其爲至理名言也。格凌威於撥亂反正之故。籌之已熟。故一旦叩天誓師。語直氣壯。軍士戮力。共賦同袍。蓋純以上帝弔民伐罪之心爲心也。格凌威又俯念民情。同人好惡。故一啟口而軍士動容。一發令而聞者鼓掌。人第見其對各社會。各有應付之語言。幾若面面圓融。處處模稜。而仍不足窺其所抱之宗旨。抑知是卽其英雄之真相乎。英雄者。雖識見甚大。而抱蘊甚深。他人叩之。亦不遽答。此猶將帥指揮士卒。出奇制勝。祇可使士卒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也。若輕率以告士卒。則往往僨事而有餘。格凌威之沉默簡重。何以異此。彼惟以誅君惡。蘇民困爲務。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然在皮相者。驟覩其臨上馭下之威。必謂其平日有帝王思想。於是有征討之舉。庸詎知適與其所抱宗旨。大相庭逕。抑何所見之淺耶。雖然。英雄之思想事業。但有進行。決無畏阻。至所達之目的若何。結果若何。在當局亦難逆料。何況出諸庸人之揣度耶。要之吾人尙論英雄。第能敘其事實而書明之。綜其成敗而論

定之。烏能窺其所難料。而測之於未然耶。

世有虛懸目的而不實踐其行爲。或沽弋名譽而徒自高其聲價。此皆識趣卑陋者之所爲。而非英雄之大器也。格凌威則否否。彼視世間毀譽。皆無損一己之毫末。而惟求上帝眷顧。錫以治理民事之榮譽。恆人但有近憂。而彼則獨抱遠慮。彼所重視者。生命之告終。神聖之審判。永久之所在三者而已。惟所持主義。則祕不一宣。舉世謗之而不疑。舉世頌之而不驕。蓋彼於宇宙間有大願欲者存。故沉默寡言者也。

夫人之願欲有二。一應受責備之願欲。一應受名譽之願欲。圖自私。擅大權。好臨上以脅下。此應受世人之責備。是我願欲以之改正者也。不務近功。不圖小利。循流溯源。按序漸進。如蒔植物。潛滋暗長。此應受世人之名譽。是我願欲以之推廣者也。人之願欲有純有駁。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則無往而非正當之願欲矣。然其能得此正當之願欲。微格凌威。吾誰與歸。

格凌威與約翰孫所抱宗旨相同。約翰孫亦沉默寡言。惟祝天國降臨。共登樂土。使一切生命永久存在。其願欲大矣。至論格凌威。其願欲尤大。彼見世上之刑戮誅求。大傷人道。心念上帝必有拯救之法。以呵護之。然卒未有所假手。一旦聞國家議院設立。卽思議院爲輿論代表。與其爲農夫以歿世。不若代表議院。發抒意見。或可稍補於時艱。於是棄農務。列議士。糾察言論。不稍寬假。其效殆如警鐸晨鐘焉。彼欲乞上帝造福於世界。故盡力謀公會之發達。此爲清教永立世界之憑證。故人民之信從格凌威者。始則雖居少數。繼則漸次增多。亦可見真道之不容磨滅也。

吾人誠不敢謂格凌威爲千古完人。卽彼亦自知負有過失。常切憂懼。其臨歿時。常默祝神聖省釋已過。意謂人生於世。不能辨別事理之真僞。惟乞上帝寬恕已過。且遍恕世人之罪惡。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可知其人眞實無妄。故其生死。於世道人事。有密切之關係。若而人也。謂被人民逼迫而爲首領者。疇曰不

宜。

格凌威純以民事公益爲務。見夫各議員之迷於利害。徒事反對。則憤不可遏。甚之目爲尾閭國會。而謂其徒有表面之形式也。於是解散至再至三。亦可見其行事之果毅矣。由是獨行專斷。自爲全權大臣。復分佈特權大臣於各地。而廣徵組織共和制度之意見。有反對者。輒挾武力以禦之。意謂我乃保護清教徒。及公正之刑官。且熱心講道。銳志治事之人也。我欲達英國爲信仰基督教之國。英王爲全球推戴之王。使其神權較羅馬爲大。苟汝等不助予。自有上帝爲之默助。其所以解散議員者。誠恐與王黨助紂爲虐。盜弄威權以禍社會也。其秉性仁慈。對於社會家庭。靡不出之以誠摯。故其身雖歿。而人無間言。此豈僞爲者之所能致。今日者人往風微。蓋棺論定。吾人於論世尙友之餘。更何庸嘵嘵然私議其短長耶。

距格凌威百餘年。

一八六八年

有較格凌威弔民伐罪之問題尤大。如火山之猝發。

於大地者。則爲法國革命。而主持其事者。則爲拿破崙第一。Napoleon I 在此潮流中。實可爲清教徒結束之時期也。彼與格凌威異其抱負。格凌威以反樸守眞爲務。拿破崙則以高瞻遠矚。智取術馭爲務。拿破崙出預政事。實足取信於人。彼言日月星宿。山川人物。爲上帝所賜予。及平日操守維謹。不苟取與。卽具眞實之根性。法國革命起。彼謂法人非無改革政治之能力。第必以實行爲貴。蓋法國革命有二派。一爲和平派。一爲激烈派。和平之革命。固有條有理。足以維持秩序。若激烈之革命。則操之過急。一切反其常性。實足騷擾治安也。彼雖注重民主政體。然深惡人民之倒行逆施焉。一七九二年。拿破崙適往巴黎。Paris 見革命軍之擾亂。戰爭流血。滿目瘡痍。喟然歎曰。政府不能馭人民。官吏不能籌治安。致令民不聊生。鋌而走險。良足傷感。卽此已可見其關心民瘼之一斑。又言法人各有自治之能力。倘得善理民事者出。必可使之就範。各得其所。故目覩此紛紛擾擾。常代人民抱失敗之憂。心念全國糜爛。非有豪傑。掌

握大權。爲之擔荷。則目前之危狀。何堪言喻。故必欲維持其內亂。使組織一完全之政府。則庶幾事權統一。而亂象以寧。是卽拿破崙英雄之本相也。彼年壯時。在巴黎充礮隊營弁。與士卒友善。士卒均愛戴之。羣相謂曰。政府如此擾亂。我曹惟有公選拿破崙爲首領。以與政府解決兵力已耳。不料未逾數年。其言竟驗。彼初時以成立法國民主政體爲心。及至擁立首領後。則更變其夙昔抱持之宗旨。出其智術。籠絡聯邦。以展其雄畧。幾有陵駕五洲。囊括六合之心焉。在法人革命之初。實被壓束於君主政體。故共和軍起。專制立覆。不圖拿破崙既擢爲首領。轉以霸主雄主之智術。欺已。欺國。并欺世界。挾帝制自爲之心。鞭策天下。其專橫反出專制上。甚至籠絡教皇。謂欲統一羅馬教以羈縻之。使之助己。不亦狡哉。

拿破崙登極之日。邀請教皇詣巴黎大禮拜堂。爲之親行加冕禮。一時慶祝歡呼。儀從甚盛。而旁有傷心時事者歎曰。此至尊貴至赫耀之王位。則固擲億萬



人頭顱而易取者也。彼第知今日帝王之尊。而忘昔日流血之慘。何前尙誠信。後尙詐僞。前後恍若兩人耶。故同一登位之誓告。在格凌威則奉聖經挾武力而行。人皆謂其弔民伐罪。其志無他。至拿破崙登位之誓告。一若謂人民之可欺。智謀之可售。抑何大相懸絕耶。

吾人不能脫離罪惡之根性。卽不能無幾微之詐術。然詐術之寓於內。有小有大。亟當遏抑不使滋長。原詐術祇一時權宜之策。可暫而不可長。非如仁義道德能永久不搖者也。然在拿破崙則雄心自逞。謂我有此蹂躪歐洲之霸圖。則威聲所播。無遠弗屆。而不知巧取豪奪之雄謀。特等諸夢幻泡影。轉瞬卽滅者也。及至霸氣全消。則一無影響。惟見故國山河。依然存在。天地日月。不改舊觀。至卽以拿破崙之事業。則父老歔歔流涕曰。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亦傷哉。

拿破崙予智自雄。蹂躪世界人民者。人民亦轉而蹂躪之。此亦出乎天道循環。

之理也。各聯邦受拿破崙之蹂躪者，必起而報復。務選擇其良法美意，而遏抑其一切雜霸之雄圖。於是各聯軍羣起圖法。拿破崙屢瀕於危，而勢漸不支。厥後滑鐵盧 Waterloo 一役，受大創於英普。遂一蹶不振。是爲拿破崙戰爭之結局。旋被英政府放歸於聖厄里那 St. Helena 島。鬱鬱難堪。回憶曩時，幾如夢幻。生平不可一世之概，等諸水月。不啻置身轆轤。雖運動而仍受拘束也。撫髀興歎，幾不可仰。生平豪氣，一旦消亡。未數年，遂鬱鬱而卒。良足傷已。綜其生平事業，實爲曠古奇才。可爲世界最大之英雄。亦可爲吾人讀書論世之大英雄焉。故是篇論述英雄，終於拿破崙，遂觀止焉。吾人雖不獲目見英雄，然敘述各人之事實，不啻親閱無數時代。親經無數行程。親叩各英雄之言行，愈論次之而愈生興味。倘亦油然而生崇拜之心歟。烏虜，尙已。

世界名人傳

今通中外研究歷史上重要之人物鮮矣現將英國張伯爾名人字典譯出探其事跡提要鉤元不啻吸取世界歷史之精髓是謂傳記惟一之鉅帙全書二十五卷一冊價洋三元

世界教化進行論

進行綱領無過於教化進行條目不外於文學道德公心全書七章引各國往事今情參觀互證就中進行之據洋裝一冊價洋叁角

進化真詮

其言皆宗教哲學之精理人羣社會之真銓尤於個人道德之進步莫大之助力洋裝一冊價洋壹角貳分

世界商業史

各國商業歷史蒐輯宏富條理精細東洋美洲航路之開通以及英法之商戰德俄之商策保護自由之主義製器械之發明是書無不包舉洵稱完備一本價洋四角